



當月球環形山、復古遊戲機、卡通貓爪印等元素與傳統的徽墨一起「出鏡」，會給你帶來一種什麼樣的審美體驗？安徽歙縣項氏徽墨第三代傳人項頌自研潮流徽墨，受到年輕人追捧。「把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的元素，加入到作品當中，我覺得可能是每一個傳統技藝傳承人的社會責任和歷史責任。」項頌表示，他的潮流創新，就是想讓現在更多的年輕人看到並喜歡上徽墨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、朱順傑 黃山報道



◀復古遊戲機元素徽墨。受訪者供圖

▼項頌的潮流徽墨作品題材多元。記者趙臣攝

◀生肖系列徽墨作品。受訪者供圖

「90後」新徽匠自研潮流徽墨

忠於傳統古法 行於時代創新

●圖樣簡潔的徽墨更受現代人喜愛。受訪者供圖



●項氏徽墨廠製作的硃砂墨。記者趙臣攝



●項頌錘打墨泥。受訪者供圖

產於安徽黃山、宣城一帶的徽墨是中國傳統製墨技藝中的珍品，亦是聞名中外的「文房四寶」之一。2006年，徽墨製作技藝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古徽州歙縣製墨最鼎盛時，曾有200多家製墨作坊，而今只剩下4家，項氏徽墨正是其中之一。項氏徽墨的技藝始於項頌的爺爺項觀樹。爺爺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進入胡開文墨廠製墨，直至退休，後傳承到項頌父親。項家與徽墨的不解之緣，已有80多年歷史。

來到項氏徽墨廠，一個身着黑色短袖上衣和海藍色短褲的年輕人迎向了記者。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鏡，短髮，自然膚色，衣服上是動漫《哆啦A夢》的卡通形象印花。生於1990年的項頌自小生活在翰墨飄香的環境，父親更是徽墨製作技藝國家級非遺傳承人。2012年，項頌從安徽馬鞍山師專藝術設計專業畢業，在一家廣告公司短暫工作後，他最終決定回到家鄉，繼承家族製墨技藝。

製墨是手藝也是藝術

談起當初的選擇，項頌說，大學暑假期間，自己也曾協助過父親和墨廠師傅製墨，然而「就我剛開始正式學徒時的體驗來講，（徽墨製作）是非常繁瑣和困難的」。他介紹，雖然自己從小到大對製墨耳濡目染，但等到實際操作時才發現，製墨的每一步都需要長時間的磨煉和超高的專注度。這個過程對初學者來說非常痛苦。自己之所以能堅持下來，這其中既有家人和好友勸解、鼓勵的因素，還有一個場景對他觸動很大：那就是看當時教自己的師傅做事，讓他意識到如果技藝達到高超水平的時候，製墨也是一種享受。「（一天工作完）太陽快下山的時候，師傅抽了一根煙，那根煙打得很有電影中周星馳的狀態。」項頌表示，這個畫面令他印象深刻，感覺到製墨除了是一門手藝，也是一門藝術。老師傅那種悠閒、享受的神態，很有「隱士高人」的風範，特別酷。



●項頌在檢查並翻墨。受訪者供圖

第一次學錘墨 吃飯時手都抖

採訪當日正是三伏天，走進煉煙和熬膠的廠房，室內的溫度竟比烈日曝曬下的室外還高上許多。項頌介紹，製墨需要在比較高強度的環境下完成。在夏天，配料房裏的溫度會達到40度左右。十多年前還沒有機械時，全是靠人純手工去配料，需不斷攪拌100度左右的料桶，「身體會非常熱，而且整個人會變得特別黑。」錘墨是另一艱苦的步驟，需用六至七斤的錘子反覆錘打墨泥。剛開始學的時候，項頌不懂技巧只會用蠻力，「第一天打，吃飯的時候手都抖！」項頌很苦惱，他不懂為什麼自己打了將近半年都沒有很熟練，每天晚上睡在床上，他都在想如何把錘墨這一步做好。「那時有一種很想放棄的煎熬感。」他回憶，直到兩年多後自己練成了肌肉記憶，才終於有了輕鬆感。

想要領悟和傳承完備的徽墨製作技藝，掌握製墨全流程步驟之外，習得墨模木雕技藝是重中之重。在帶領記者參觀墨模儲藏室時，項頌指着堆起的上百款墨模介紹說，這些木質墨模很多都是很有年頭的，它是區別各家徽墨的關鍵，「只要能製出成熟的墨模，想做什麼圖案的墨都可以。」墨模雕刻並非正面雕，而是反雕，不僅要學會繪畫和刀法技藝，還需具備對題材的領悟水平和對木質的駕馭能力。現今，項頌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除了製墨就是在做雕刻，他喜歡坐在工作室的那張桌子前，開着檯燈，沉浸在把想法變為現實的雕刻時光裏。

「把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的元素，加入到作品當中，我覺得可能是每一個傳統技藝傳承人的社會責任和歷史責任。」項頌邊說，邊從展櫃裏拿出自己創作的一款最新式樣的徽墨——只見長方形塊狀的徽墨上是嬉魚燈，今年最流行的徽文化IP之一。而除了這一款，項頌已前後製出月球環形山、復古遊戲機、卡通貓爪印等圖樣豐富、富有新奇潮流元素的徽墨。「現在消費主力主要還是40歲以上的人群，但從這幾年（市場行情）來說，來我們這邊研學的年輕人從大學生、中學生到小學生都有，他們看到新式的墨會很喜歡，有些人就會購買帶走。」

需求走向小眾 擁抱時代創新

歷史在發展前進，徽墨從千年前的唐宋一路走來，亦需擁抱時代、擁抱創新。項頌告訴記者，現今徽墨的需求已成為小眾市場，並朝着定製化、高端化方向發展，尤其是徽墨的收藏價值愈發突出。在製作方面，隨著熬膠、錘墨等流程採用新式機械替代人力後，徽墨傳承的核心更聚焦到外觀的創新上。他補充說，目前自己考慮了兩條徽墨的創新方向，一是將現代年輕元素融入墨模設計，另外就是對傳統中國元素進行發掘創新。比如，今後可能會加入青銅器紋路、中國傳統服裝紋飾等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，但又與父親那一輩追求技法上的繁瑣不同。他認為，現代藝術設計有追求簡潔的趨勢，太過繁瑣的圖案不符合當下人的審美。因此，他正着力設計精簡圖樣，力求讓徽墨具有濃厚的中國味道，同時又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。

好墨比金貴

話你知

傳統徽墨製作工藝主要分為雕刻墨模、煉煙、配料、製墨、晾墨、打磨、描金等八大工序，紛繁複雜。據項頌介紹，如所有程序都完全按照古法，一塊徽墨從第一步煉煙開始，到描金結束，至少需要五年時間。現在部分製墨程序可使用機械輔助，通常亦至少需要超過一年的時間才能製成一塊徽墨。而更高品質的徽墨甚至要使用名貴的金箔、麝香、蛇膽等，來防蟲蛀和增加墨的層次。所以，一直以來徽墨價格不菲，在項氏墨廠，價格最低款售價100多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而價格最高款的售價則達到180萬元。

◀項頌的作品具有濃厚中國味道。受訪者供圖



●晾曬中的徽墨。

記者趙臣攝

項父：鼓勵兒子創新 把家業發揚光大

「開店容易，守店難，他要把這份家業守住，然後再繼續發揚。這是我最大的希望。」項頌的父親項德勝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，自己鼓勵兒子對徽墨進行創新，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想法，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作品，適應當代年輕人也是目前徽墨的一種發展趨勢。」

1963年出生的項德勝是項氏徽墨第二代傳人，16歲開始製墨，至今已45年，曾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「民間工藝美術家」稱號。此外，他還獲評中國工藝美

術大師、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徽墨代表性傳承人，其作品在全國大賽中多次榮獲金獎，並被中國工藝美術館永久收藏。

項德勝介紹，十多年前，剛剛大學畢業的項頌有意成為接班人，他沒有讓兒子跳過最艱苦的學徒階段，而是像自己當初學習製墨一樣，從最基礎的錘墨做起，並逐漸培養他製墨和雕刻的技藝。如今，兒子掌握了他認可的全部徽墨製作技藝，逐漸接手業務，並開始走上創新之路，這讓他十分欣慰。



●項德勝鼓勵兒子對徽墨進行創新。

記者趙臣攝

開直播拓網商 當好非遺「守藝人」

2020年，為更好推廣徽墨，項頌和父親入駐了抖音，同時項頌和表哥還一起在微信視頻號開展直播帶貨，通過拍視頻和線上直播，冀讓更多人發現徽墨之美。現今項氏徽墨年總銷售額中，線上已佔到三成以上。在項頌的抖音賬號下，一條「好擔心這些文化遺產都沒有傳承人」的網評獲得上千個點讚，還有網友問「能不能給個鏈接或者聯繫方式啊，傳承級的寶貝也需要養活呀」等。

項頌告訴記者：「以往上門來買的話，同時有幾十人都算很多了，直播間有時候來個幾百上千人，也是很正常的。」此外，項頌還着力發展微商，通過微信更新產品、維繫和拓展客戶。他介紹，傳統徽墨銷售以線下交易為主，而現在他90%的新生意都來自微信，如有產品被客戶看上，直接在線上確認貨品，隨後快遞發貨，省時高效。為此，他還專門做了標有價格和圖樣的產品圖冊，需要時直接發給客戶。